

不是個案，而是總和： 一位「女」導演說出 MeToo 的 之前和之後

文 | 陳蔚爾 | 電影 / 廣告導演

2023 年 6 月 1 日，一則新聞吸引了我的注意，因為幾個關鍵字：導演、性騷擾、民進黨……。接連查看了許多相關報導，看到了臉書上女孩描述得鉅細靡遺的求救信，接著查到了那個性騷擾行為人是誰——我見過這個人。我們有一些影視圈內共同朋友，他多年前也曾找過我開會，希望我為民進黨執導，後來案子沒有談成。所以關於此人我能想起來的，只剩一些零星、碎片般的記憶，看到私訊中的自己曾經跟他打過招呼，嚇得我趕緊取消和他的臉書朋友關係。那時候的我還不知道，接下來的三

個月，我會無數次重複類似的動作。

當時是大清早，我一邊喝著紅酒——甚至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反常——我通常白天喝咖啡，晚上才會喝點酒的。更反常的是，那天我只喝了一點就感到非常疲倦，午前在沙發上就睡著了。午後醒來，收到 messenger 私訊：「看到今天新聞，想到妳曾有的遭遇。希望妳一切都好。」無預警地，我當下立刻掉眼淚。平常的我，總是以為自己好了。接著幾天各種情緒和創傷回憶繼續湧現——太多、太難了，即便是撰寫

此文的現在，都還是。

我覺得必須將自己的經歷寫出來。掙扎思索了幾天，寫完後，發給幾位信賴的親友看。有人問：「妳的寫法看起來像是要公開發布？」表妹則很擔心我要是公開了會再受到對方傷害，而當年就已知情的摯友則說：「可以直接發了。」

寫文的時候，我進入了一種意識流狀態——不舒服的那種，然而寫的速度依然快到超乎自己預期。想想也合理，畢竟這些人事物和畫面都壓抑在心裡和每個失眠噩夜中多久了。那些恐懼和悲憤難平、對這個世界、對組織和人性的信任遭到摧毀、我付出的專業努力和那麼多的不公平對待……。

不管了，我要公開。

可是，公開以後會不會給自己惹上麻煩？或者像當年一樣影響到工作、被傳謠言、被認為是一個麻煩的導演？再細想，從 20 歲開始入行到現在，我吞忍消化了那麼多的委屈、憤怒和打壓，有讓我比較順利過嗎？

沒有。

不管了，我一定要說出來。貼上文章，按下發布鍵：

我只是想要好好拍片而已。

我做導演已經 20 年。

近年的生日，我都會笑著說：能活到現在真是不容易啊！

每個人的人生和職涯都有它辛苦和困難的地方，

我們都知道。

不過我接下來要說的事情，它是不應該存在和發生的，

它比恐怖片還可怕，遺憾的是，它不是故事，而是事實。

這樣的事情從小學校沒教過，

我們的社會和法律也還不夠好到能夠保護你。

你這輩子不會想遇到，但若不幸遇上了這樣的事，

大腦為了讓你活下去，會教你忘記或當作沒有發生過。

然而你是不可能真正遺忘的。

2010 年，我收到民進黨 H 姓政治人物的邀請，對方表明欣賞我的作品已久，希望我能為高雄年底的五都市長選舉拍攝宣傳片／廣告。

過往一向不太關注政治的我，起初也是半信半疑，知道一位高中社團學長的職涯都在民進黨政治圈，於是向他打聽是否確有此人。

學長表明 H 是他以前老闆，沒有問題。慎重起見，我帶了一位年紀稍長的男性製片，和我一起南下高雄去會面了解此案，時任市長辦公室主任的 H 在辦公室和我們見面 Brief，簡報狀況。

回台北後，我亦要求製片先粗抓出時間表給出，但因腳本未確認，無法細抓預算安排執行。

於是後來的討論和會議，都是由競選辦公室的助理們和我聯繫，安排我一個人搭高鐵南下高雄，司機接送進行，從2010年3月中開始，前後橫跨近半年的時間。

每次的碰面除了談選情和腳本方向以外，為了讓我更深入了解市長、了解這個城市，安排我親身跟市長行程數日、甚至還有我和市長及某知名律師三人的聚會、更安排高雄電影館熱忱的大哥帶我各處去勘景，了解高雄風光和建設、H亦介紹我高雄的民進黨政治圈人物、給我市長的自傳書做功課。

中間有一次在高雄時，我臨危受命救火幫忙，在一天內，只有我一人劇組+最低成本數萬+素人出演，和辦公室的大家克難地生出了大高雄的市長初選電話民調片，印象片長約10-15秒。

一切只因信任H這個長輩、信任這個團隊，

所以我全心支持幫忙、很聽話。

即便中間曾有些小警訊，我都忽視了：H的團隊助理曾深夜傳騷擾簡訊、市長身邊的人談及自己身家雄厚，豪奢生日趴都是在飯店辦的以及後來他的酒局邀約、一群黨內男人私下談笑著那陣子剛出召妓新聞的某議員參選

人，說著：「那當然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然後我看到他上新聞對著媒體出面痛指：「都是陰謀。」

最後幾次競選辦公室安排的南下，我被告知的會議時間越改越晚，他們說因為選舉在即，很忙。後來的會議有2-3次吧，我得在那半年來多次被安排住宿的連鎖商旅等待到凌晨，然後H來找我談一陣，往往沒什麼結論，我便又回台北。

直到事件發生，我都沒有想過會出事，甚至花上好幾年才漸漸回憶並且理解到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那天一切似乎如常，團隊助理電話安排說要討論腳本、高鐵、H的司機接送。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說平常常訂的那間商務旅館因為最近高雄活動多，都被訂滿了，可不可以幫導演換一間。

「好，沒問題。」我當然這麼說。

抵達高雄後，我被送到了一個汽車旅館。是的，有點怪，但因為幾個月來累積的信任，加上為了這個案子付出的沉沒成本，我依然選擇不疑有他。畢竟助理都說商旅都被訂滿了不是嗎？這裡很大，跟商旅一樣有沙發和桌子的客廳區，談事情ok的。我們不要讓客戶不方便，工作為重。

後來一如前些陣子的狀況，當天會議時間越改越晚，直到深夜，H才一副拖著疲憊身心的樣子抵達，他簡略地

聊了下選情政局狀況後，腳本一樣帶過。

H 突然問起當年未滿 30 歲的我，關於理想和目標，我認為他是關心我的長輩，也就天真地直言：「剛畢業時就一直想出國唸書啊，或者開自己的工作室。」

「那是什麼阻礙了妳呢？」

「這兩樣都需要錢啊，我沒錢。」

「那妳覺得大概需要多少錢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呢？」

那時候我身邊的朋友，聽說有開工作室的人，都是家裡或金主幫忙給第一桶金開始的，他們都說是一百萬，於是，我就說：「大概一百萬吧。」

H 說著：「一百萬不多呀！」似乎有點驚訝的樣子。

後來 H 有了一段很長的話語，很迂迴地。

他說他很欣賞一位大導演的電影作品，那個女主角脫俗清新，氣質完全是他的菜，聰明又有才華，我就像是那樣的女生，他說他關注我的作品很久，甚至包含從「奇摩交友」時期，我在上面寫的短文他都如數家珍……

「這樣有才華的人真的很少」，「有一個台大的女生就是那樣美的存在」，他就有「幫助」她。諸如此類……。

接著聽他各種拐著彎聊著，H 突然說：「我可以幫妳。」

幫我？什麼意思？

「我可以幫妳，妳只要偶爾可以讓我

任性一下。」

H 漸漸讓我聽懂了他的意思。我只記得我腦子很亂，一路裝傻，當時時間應該已經凌晨三四點。

後來 H 說他很累，不舒服。可不可以讓他在那邊床上躺一下。

當下的我不可能拒絕，除了尊重他是客戶、是長輩，也總聽他說自己為了選務操勞、身體出狀況。

於是他過去床上休息，我也精神耗弱了但繼續撐，刻意保持距離。只記得他喊我過去，我不敢不從。

我像個小動物般凍結了。戰逃反應都失能，坐在床邊，我只有僵住。

腦子什麼都沒辦法想。只希望他趕快睡著吧拜託。

我記得他有些緩慢隱晦的動作，要抱我，有摸到我，有摸到胸部。

這真的 too much，僵住的我動作不敢大，連呼吸都屏住的程度。只有順勢推移開，盡量保持距離，後來我看到被子裡有規律的動作，我根本不敢想他在幹嘛。

再後來的記憶是，我藉故說要去廁所。然後開始拖時間，但我好害怕，我連上廁所都不敢，因為汽車旅館的廁所沒有門。

我記得那時有種靈魂抽離的感覺，我看著鏡子、看著汽旅完善的備品，有個髮圈。我不知道這一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為什麼在這裡。

然後聽到他居然在喊我的本名，喊我

回去。

時間走得好慢，到底幾點了？凌晨四點半？五點？我不知道。

那個夜晚，如此漫長。

再後來的記憶是，天明之際他離開。

整夜沒睡的我，再也睡不著。後來H的私人司機來接我，我記得我沿路拼命裝輕鬆、假沒事、硬聊天，深怕司機誤會我被睡了還怎麼的。

有夠傻。H是司機的老闆啊！

後來沒多久，記得我恍惚在高雄街上，打電話給我當時的製片，只提到H做了奇怪的事，細節什麼的都說不出口。我跟他說他們請我到競選辦公室領費用。我不知道怎麼辦。

製片說當然是去拿錢。喔好。我完全無法思考，接著辦公室會計給了我一個厚實的信封袋，裡面是大額現金。我到現在都不知道那筆錢的名目是什麼？腳本提案費？前製費？封口費？遮羞費？

這筆錢讓當時的我質疑自己，我的專業能力值這麼多錢嗎？我的身體值這麼多錢嗎？還是，我的尊嚴就值這些錢？

後來的我繼續裝沒事，仍想為案子努力，跟辦公室窗口保持聯繫，談腳本、開預算，我是專業的導演啊，沒事的。一日接到電話，H打來的，只聽到他說最近團隊有人介紹一位是高雄人的導演。

H說：「那個導演說妳會跟客戶上床

換案子耶，怎麼我沒有這種好事啊？哈哈。」

我只覺腦袋一轟。好過分，為什麼可以這樣造謠說我。

我掛電話後在街上氣哭，覺得專業被狠狠踐踏。

編導是多麼高壓勞累的工作，陪人上床換案子這種事怎麼可能有人幹。今天難道只因為我是女性，這種謠言對我就會有殺傷力？

話到底是誰說的，不得而知。

總之後來競選廣告案不含前製時間，自2010年7月至8月，我約莫出過三四次腳本，我和競選團隊的窗口也討論完新版初稿。接著在未final的狀況下，請我和製片初步開預算，然而預算表發出後再也沒有消息。

隨著時間靠近我去電問窗口，他說我們開的費用太高了，找了別人。

但我說過太高可以談呀，你們從來沒有人找我談？

後來片子上架，導演就是H口中那位散布謠言的人……。

那陣子出事回台北後，我沒有敢跟任何人說，只有高中摯友知道大概，細節我因為不想回憶沒有提及。

當時我有一個男友，此事一年多後我們分手，直至現在他都不知情。

H曾經看到我去高雄找朋友的動態時，還私訊我為啥到高雄沒跟他說，也曾在我的照片下留言：「真是性感啊，性感到靠北」……。

我都不敢怎麼樣。我太害怕了，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村上春樹小說中「牛河」那個角色般的存在。

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從汽車旅館帶走了那個靈魂抽離時看到的廉價髮圈，那髮圈放在家中許久。我的嘴巴，被自己的恐懼化成的髮圈，緊緊箍住了。

後來的我，繼續努力過生活、拍片、累積好作品，不去談、不去想。

直到 2014 年台北市長選舉前夜，我在

媒體報導上，看到了 H 的名字，當時他綠色變成白色，當上了顧問。現在又由白色染回了綠色，在南部某大城擔任顧問。於是我當晚的回憶全部回來了，包括前述細節。

我崩潰哭了一整夜，後來我才知道，



Lynn Chen

6月5日 · 地球



我只是想要好好拍片而已。

我做導演已經20年。

近年的生日，我都會笑著說：能活到現在真是不容易啊！

每個人的人生和職涯都有它辛苦和困難的地方，我們都知道。

不過我接下來要說的事情，它是不應該存在和發生的，它比恐怖片還可怕，遺憾的是，它不是故事，而是事實。

這樣的事情從小學校沒教過，

我們的社會和法律也還不夠好到能夠保護你。

你這輩子不會想遇到，但若不幸遇上了這樣的事，

大腦為了讓你活下去，會教你忘記或當作沒有發生過。

然而你是不可能真正遺忘的。

圖 1：作者的 Facebook 貼文截圖局部

這叫做 PTSD。

後來我開始可以說了，所以身邊漸漸有幾個朋友還有心理諮商師、催眠治療師，在我被 trigger 發作的時候，聽我訴說過，尤其是選舉期間或是碰觸到相關議題的時候。

謝謝你們。

今年5月初時，在一場朋友聚會，遇到了厭世姬。

此前我剛將《人選之人》用兩天看完，非常痛快，稱讚與感謝滿滿，我反饋她我的真實感受：這真是一個夢幻的故事啊！

真實的世界還需要很多努力，真心感謝每一位願意看到現在、相信我們、支持著我們的你。

寫這篇文章對我來說非常不容易，但我必須寫。

前天朋友問猶豫中、不知如何下筆的我：「還是妳想想有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嗎？」

這幾天我反覆地想。

事情過去這麼久，好不容易長這麼大的我，

想對願意站出來的每一個妳／你說謝謝。

希望有一天，這個世界不再需要這麼多的眼淚和勇氣才能好好過下去。

而我，只是想要好好拍片而已。

#metoo

權勢性侵害 # 性騷擾

沒發聲不代表沒發生

我只是想要好好拍片而已

2023年6月5日，公開發文之後的一小時內，文章爆炸式地傳開，Facebook 貼文下的留言爆了，私訊、來電也是——來自政界高層關切的壓力和希望改文的要求、幾位被同一人所侵犯的其他受害／倖存者訊息、幾家媒體聯繫希望採訪……。摯友急忙打電話給我提醒許多事：可以的話這幾天都不要上網看留言、不要做任何回覆、和政治圈相關的人來電都別再接了……當時的我還沒有察覺自己陷入一個什麼樣的時局境地。

發文後難以入睡。我和現實斷聯、失去時間感，連洗澡都沒有力氣，整個人窩在家中髒兮兮地，維持著一種蜷縮姿態，C-PTSD (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嚴重發作。睡不著的時候，我還是忍不住上網關切事態發展，看到了許多接力的 MeToo 發文，看到了許多感謝、關心、支持的聲音。當然，毫不意外地也看到了一些惡意攻擊、沒有同理心的檢討受害者式發言——多年來對於說出來的恐懼化為真實。

我同時也觀察到一個現象，耕耘了二十多年的影視圈相當安靜，只有



圖 2：作者開辦的 Instagram 帳號「她說。She said : 」 (@she_said2023)

五根手指數得出來的圈內人轉發。「很好呀！表示突破同溫層了」，摯友說。約莫兩週後，MeToo 才正式燒到電影圈。影集的推波助瀾加上臺灣人的政治狂熱，先從政治圈開始燒起來也是很合理的現象。

發文後的第 3 天，看到媒體諮詢律師關於我案例的相關報導，知道自己的追訴期還沒過，又燃起鬥志想提告。摯友再度提醒：「如果妳想提告，

當然一定支持妳，但妳要想想這真的是妳要的吗？訴訟幾年下去，妳還能好好拍片嗎？」再仔細看看相關法條……哎真的，想想算了。真正重要的還是自己的初衷、想要的是什麼。

於此同時，我努力分配時間試著接住其他受害者。第 4 天，我開創了一個 Instagram 帳號「她說。She said : 」 (@she_said2023)，好安放大家私訊投稿的訴說。

第 7 天，6 月 11 日。媒體寫好被同一位加害者設局的兩位倖存者經歷準備要報導，結果輾轉傳來加害人威脅提告的消息，於是其中一位害怕被告只好決定不說。想不到與此同時專擅政治謀略的對方突然搶先媒體發出二次道歉文帶風向。我壓抑多日的情緒突然爆發、悲憤莫名，因為單單我知道的、私訊我揭露被他下手所害的女性，加上我自己就已經多達 5 位……這些人果然都是慣犯。

緊急打電話給編劇朋友哭訴到幾乎喘不過氣。我突然意識到這感覺太熟悉了，瞬間又被當晚費盡心力才能不被對方得逞的恐懼、這些年來拿這些人沒有辦法的無力感、自己沒有身家背景，只能在這麼多年後趁這個時機發聲的憤怒席捲。而他最後輕巧地一邊威脅提告、一邊說沒有學好女性主義，便又封上其他受害者的嘴。

第 8 天，出發去接受端傳媒專訪的路上，我才意識到自己完全不對勁。捷運上的人們一如往常地通勤生活，在我眼中卻顯得那麼超現實，內心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彷彿世界被撕裂的感覺，心跳很快、我只想哭。預約了心理諮商，讓專業的心理師承接我因對方威脅提告而爆發的情緒，哭喊地。

「夠了，妳做得夠好了」，心理師說。我盡力了。我該知道屬於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已經做得夠好了。

發文後的幾天內，非常迅速地看到臺灣的 MeToo 運動掀起浪潮。不認識彼此的受害／倖存者們在故事中辨識出熟悉的性創傷經歷，在各個圈子用一篇又一篇的書寫接力自我爆破，敢死隊般從容赴義的那種感覺。想想真的很像是在打一場戰爭，運動正式開始，戰線成形。那段時間還好有戰友們的在線陪伴，我撐過來了，出乎意料的是原來那強度如此之大。

6 月底，我主動加入一個電影圈受游姓導演所性侵害的女子自救會中協助她們發聲。幾乎同段時間，亦有幾個攝影師、演員、前輩導演被揭露他們行之甚至有數十年、圈內人盡皆知的犯罪行為，我感觸非常多。

媒體上，被指控的同輩圈內加害人被連名帶姓描寫得鑲金包銀又資深，

而我卻被寫成一個 nobody，遭弱化成無臉、稚嫩的新銳「女」導演。事實上這些人我多認識或合作過，並早在十多年前就因為經受過他們的工作或私德品行問題故決定不再有交集。但我沒想到的是，他們在順風順水的職涯累積資歷後，對她們下手，且無真正悔意。和其他案例加害人一樣，他們有的完全不承認、有的發個道歉文脫罪或甚至依然不清楚自己做了什麼錯事地發文討拍。然後我看到一些圈內大老們一樣安靜、圈內共同朋友們去給他們加油，已婚的加害者，還有妻子出面護夫。

很多人的同理心，只發揮在自己認識的夥伴和朋友身上，我真心為這些無助的女孩們心疼，如同看到當年的自己一樣。

有人說，感覺臺灣 MeToo 已經沒有聲音了，其實 3 個月後的現在，直到如今撰文的 9 月中，我們都還在這裡。8 月底都還有遭遇性騷擾和霸凌而退出亞運的國手寫出她的 MeToo 文在 Facebook 接力著。而我除了給出媒體回應、接住其他傷者，也盡力接受各種訪問——廣播、podcast、邀稿、出席論壇——我們都還在努力著、討論著、參與著。

只看媒體新聞、依賴司法是不夠的。所以我們才會選擇自立發聲，所以我們需要 MeToo 運動。故事是有力量的。把檢討受害人、謾罵加害人的時間挪去看看字句敲得如此沉重心痛、血淚斑斑的本人真實故事陳述，試著用心看而不是用腦看。相信同理心會長出來，同溫層會變厚，我們就能救一個是一個，能接住一個是一個吧。這件事情很重要，它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我期待並邀請大家繼續關注、監督，保持思考和討論，未來就有機會促成改變、讓社會變得更好。

過去發生的傷害我們來不及做些什麼，這一次，但願大家的眼淚和勇氣不會白費。臺灣的 MeToo 運動，正在發生中。

